

01 阮兜的老大的

許舒涵

會記得舊年的生日，阿母神祕神祕共我講：「我欲送你一个特別的禮物喔！」我誠好奇共問講到底是啥物，敢會當先予我知影？是我哈足久的手機仔？抑是我上愛食的雞卵糕？伊攏毋講，干焦微微仔笑。

幾工仔後，伊提一跤紙箱仔講：「這就是欲送你的禮物啦！」彼跤紙箱仔看著普通普通，無成囡手機仔的箱仔，外口嘛無足嬌的包裝，予我有淡薄仔失望。毋過共紙箱仔掀開了後，我煞掣一趙，uah！是一隻兔子呢！

兔子細細隻仔，比手撈閣較細，兩蕊目矚大大蕊、圓輾輾，白色摻烏色的毛膨膨膨、軟黢黢，一支喙不管時攏卯咧卯咧，一直咧揣食，有夠古錐的！有時仔我若坐佇塗跤，伊就會走來我的身軀邊軀來軀去，親像咧共我司奶。寒天時仔共伊摺摺咧，敢若火爐遐爾溫暖。便若聽著有人開飼料袋仔的聲，伊就會走敢若飛咧，兇兇狂狂從入去籠仔內。就按呢，逐擺阮若欲共關入去籠仔底，用這招就百面有效。

有一工，阮發現伊無佇籠仔內底，規家伙仔四界揣透透，猶是揣無伊的形影，逐家揣甲大粒汗、細粒汗。尾仔發見伊竟然敢若老爺全款，老神在在坐踎膨椅頂懸歇暍，我隨共喝講：「緊落去！膨椅是欲予人坐的，毋是欲予兔

仔坐的啦！」這隻兔子毋知是聽毋捌人話，抑是刁故意的，毋但繼續大大方方坐佇膨椅面頂，閣佇遐游一埤尿，實在是也好氣也好笑。這馬規厝間攏是伊的天下，伊四界走、跳起跳落，有當時仔連桌頂都跳上去。阿爸講：「這隻兔子愈來愈賤，無法無天，親像是咱兜的老大的。」

閣有一擺，我想欲牽伊去外口行行咧，就用鍊仔共伊的額頸鍊咧，啥人知影伊和狗仔無全，袂曉綴人行，毋是倒片、正片烏白跳，就是敢若大小姐全款覆佇塗跤摸袂振動，毋知到底是我咧牽伊，抑是伊咧牽我？落尾我只好摺摺的共伊摺摺轉去。

雖罔阮兜這個老大的真濟代誌按怎教都教袂會，按怎講都講袂伸掉，毋過有伊陪伴的日子加誠趣味！

05 爸仔囡

吳政修

我是阿爸去動物收容所分轉來飼的，這十冬來我上知伊的性。阿爸伊上軟心，袂堪得人共司奶一下，只要我用這雙無捨施的眼神共使目尾，行倚去共下頰靠踎伊的跤頭跌，閣用袂輸thián-pú-lah全款肥軟仔肥軟的手共拚咧拚咧，就算伊麗佇膨椅頂，電視當看甲神去，嘛會共我抱起去罩踎伊的身軀頂。

透早天貓霧仔光，我就興tshih-tshih覆佇阿爸的眠床邊等伊起來。毋過今仔日怪怪，等規晡久，日頭都曝尻川矣，呔會猶毋緊起床？「Aunnh ! Aunnh !」輕輕仔共哀兩聲就好，若呔傷大力會共阿爸驚著。嘿，有聽著阿爸牽甲軀長的哈唏聲，身軀佇棉襪被內底軀。欸，伊敢若猶毋甘起床的款呢！「Aunnh ! Aunnh !」這擺較大聲共叫看覓，鼓舞伊好起來洗手面，通恁恁我去公園消啟，若無，膀胱強強欲焮開矣啦。

「諱，阿花仔，今仔日禮拜呢！」阿爸的聲嗽敢若無偌好。今害矣，為著早起時欲去公園交結朋友做寡記號，儉規暝攏毋敢放，這聲步數無盡展是袂用得矣。我蠟佇壁角，目頭結結共瞞瞞瞞看，用上哀怨的氣口勻勻仔共哼兩聲「Aunn——aunn——。」阿爸即時躡起床，行過來對我的頭殼頂一直掌，親像咧共我講：「好啦！小等一下連鞭恁恁你出去乎！」我歡喜甲喙仔裂獅獅，目睷睷甲睷一

縫，耳仔覆覆親像飛行機欲起飛，尾溜綴咧直直幌，砢砢舐阿爸的手指頭仔，我就知影阿爸伊上惜我。

會來公園行踏的攏是熟似的朋友，毋過嘛有貓仔會來鬥鬧熱。其中有一隻烏貓姊仔上歹剃頭，逐不時都跑佇苦棟舅的大樹跤，掠人貓貓相，遠遠就聽會著伊予人起雞母皮的叫聲。人講細膩烏貓踏破瓦，千萬毋通看貓的無點，伊的五爪掌，我的thián-pú-lah是接載袂牢的。毋過有阿爸跟綴佇阮邊仔，我加誠在膽才無咧驚伊咧。

這十年來，阮兩個爸仔囡相依倚，無論好歹天，阿爸攏會恁恁我出去行徙兼運動。我歲頭較有矣，目睷霧閣瘡响，辛苦病疼杳杳浮。佳哉有伊來照顧，才免流浪街仔路，有緣佻伊來做伴，感情永遠攏袂散。